

名作家谈
《红楼梦》
系列

刘心武谈

【红楼梦】



名作家谈
《红楼梦》系列

刘心武谈

【红楼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心武谈《红楼梦》/刘心武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名作家谈《红楼梦》系列)
ISBN 978-7-02-010519-9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4332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386千字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0 插页2
印数 1—5000
版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519-9
定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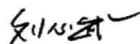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编讫此书。

书中各篇，是从我历年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里挑选出来的。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是从探究秦可卿这个角色入手的，引出的关注最多，遭到的批判也最烈，但我自辟蹊径，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相信这些思路观点，对于阅读理解《红楼梦》，还是有一点参考价值的。虽然有人将我的研究称为“秦学”，我自己也接受这个标签，但是我并不是只研究书中秦可卿这一个角色，我只是将这个角色作为一个突破口，来探究《红楼梦》的文本奥秘。我对“金陵十二钗”全方位地进行了研究，并且也注意到书中其他各个角色，包括只出场一次的小人物。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两个，一是原型研究，一是文本细读。这个选本不可能将我对《红楼梦》中诸多人物的研究心得一一展示，所以，我重点展示关于秦可卿的研究，此外收入对贾宝玉、妙玉、史湘云三个角色的深入探究。另收入一组《红楼心语》，这组文章，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连载，从这组文章可以看出，我并没有误导读者把《红楼梦》当成“宫闱秘史”去理解，我试图将书中宝贵的人文情怀，和当代人的精神建设链接，并引发出对人性恒久的探究愿望。

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鼎力支持与无私帮助，周先生已在2012年仙去，我对他的感激，是语言难表的。此书将周先生七年前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所作的序，再次为序，内容仍非常贴切，也体现出我对他的无尽感念。



2014年2月2日

善察能悟刘心武——周汝昌序

刘心武先生,大家对他很熟悉,蜚声国际的名作家,无待我来做什么“介绍”,何况,我对他所知十分有限,根本没有妄言“介绍”的资格。但我对他“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一也;心知他著作十分丰盈,然而并不自足自满,仍在孜孜不息,勤奋实干,对之怀有佩服之敬意,二也。如今他又有新书稿即将梓行,要我写几句话,结一墨缘。这自是无可婉谢、欣然命笔的事情。所憾者,因目坏无法快睹其书稿之全璧,唯恐行文不能“扣题”,却是心有未安。

刘先生近年忽以“秦学”名世,驰誉海内外。这首先让我想起“红学”、“曹学”、“脂学”……如今又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分支“秦学”。我又同时想到“莎学”这一外国专学名目,真是无独有偶,中西辉映。

因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负笈”燕园时,读的是西语系,所以也很迷莎学,下过功夫,知道莎学内容也是考作者、辨版本,二者是此一专学的根本与命脉。没听说世界学者有什么不然或异议。可是事情一到中国的“红学”,麻烦就大了。比如说,胡适创始了“新红学”,新红学只知“考证”,不知文学创作。批评者以此为“新红学”的最大缺陷。

如今幸而来了一位名作家刘先生,心甘情愿弥补这一缺陷,对于红学界来说,增添了实力,注入了新的思想智慧,我们应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的先贤孟子还讲过读其书、诵其诗,必须知其人、论其事。人家外国倒没有洋孟子,怎么也正是要读其书、诵其诗、知其人、论其事呢。据说有一对夫妻学者为了“寻找莎氏”,查遍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上千万件资料去“大海捞莎针”,每日工作多达十八个小时,

结果如何暂且不论,我只感叹难道“红学”是“中”学,就不能与“西”学同日而语吗?

因此又想,考作者、辨版本是世界诸大文学巨人不朽名作研究过程中绝无例外的,也是没有异议的。唯独到了中国的“红学”上,一涉及到考作者、辨版本这种世界性的普遍研究工作就被视为是什么“不研究作品本身”、“不研究文学创作”、“光是考证祖宗八代”的过失,甚或是一种错误,这就令人费解了。

《红楼梦》是一部多维结构、多层面意蕴的巨书奇书——奇就奇在一个“多”字,既丰富又灵动,味之愈厚、索之益深、谳之不尽……除了反映历史、社会,感悟人世人生,赞颂真善美,悲悼真善美被践踏、被毁灭而外,作者雪芹也十分明确表示:全部书的大悲剧,是女儿的不幸命运,而其根本原因是“家亡人散各奔腾”,是“事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是“树倒猢狲散”,是“食尽鸟投林”这条极关重要的命脉。而这一命脉却被作者雪芹有意(也是无奈的)不敢明言正写,只好把它“隐去”,又只好将隐去的“真事”变称为“梦幻”。既然如此,研究者就必须从那隐去的真事中去考明这个“家亡人散”“事败休云贵”的历史本事。

由此看来,作家刘心武的“秦学”,正是要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工作。他在这一方面有其前人所未道及的贡献。此贡献并不算小,也为红学长期闭塞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蹊径,值得重视与深入研讨。一个新的说法,初期难保十足完美,可以从容商量切磋,重要的不是立刻得出结论,而是给予启发。

考论《红楼梦》,揭示《石头记》中所“隐去”的“真事”,都不可能指望写“明”载“人”史料档案之中,若都那么“天真”,孟森先生这位真正的老辈史学专家也就不必费尽心力地去撰写什么清代“三大疑案”了。史学界也早就揭明:雍正为了不可告人的“内幕”,让张廷玉将康熙实录——六十年最丰富的史册都删得只剩了有清一代皇帝实录中的最单薄的一部假“实”史,你要证据吗?没有的(删净了)就都不能

入“史学”，这理论通吗？如果不甘愿受雍正、张廷玉、乾隆、和珅之辈的骗，而探索雪芹所不敢直书明言的史实，就必须有“档案证据”才算学术，我们如果以那样的学术“逻辑”来评议红学中的研究问题，就有利于文化学术大事业的发展繁荣吗？

从本书我见到了王渔洋《居易录》中只有康熙原版才得幸存的康熙南巡随处写匾、太子随侍写联的真实记录，这条珍贵的资料正可佐证荣禧堂匾联的来历问题。至于联文是否自撰，抑或借用唐诗，与我们的主旨并无多么重大的关系。康熙所说“此吾家老人也”——其实也就是专对太子说的原话纪实。

我曾把“善察能悟”当作一条考证经验赠与刘心武先生，承他不弃，以为这是有道理的。

行文至此，回顾一下，散漫草率，实不成篇，而且还有很多想说的话尚未说完，时间有限，已不容我再絮絮不休了。时为丁亥八月廿八深夜。

诗曰：

作序原非漫赞扬，为芹解梦又何妨。
天经地义须前进，力破陈言意味长。

“秦人旧舍”字堪惊，“过露”谁能解得明。
坏事义忠老千岁，语音亲切内含情。

南巡宸翰墨生澜，太子扬才侍砚函。
金匾银联严典制，借唐写意总相干。

人人称道说刘郎，海内荧屏海外光。
“秦学”一门新事业，任凭辩短又争长。

目 录

善察能悟刘心武——周汝昌序	001
揭秘秦可卿	001
揭秘贾宝玉	146
揭秘妙玉	192
揭秘史湘云	256

红楼心语

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	341
惜春懒画大观图	357
原是天真烂漫之人	372
得了玉的益似的	390
秋纹器小究可哀	405
五月之柳梦正酣	421
观花修竹能几时?	439
夹缝里的人生	457

揭秘秦可卿

1. 贾府婚配之谜

《红楼梦》被称为神秘的作品，它的神秘性，体现于书中暗示了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时局，而作者曹雪芹家族的兴衰荣辱又与其紧密相连，他把自己家族经历的事件和他脑海中的人物，一一展现在《红楼梦》里，似若有所指，而又不敢造次，《红楼梦》里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在康、雍、乾三朝找到影子。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中，有一位人物是联系它们的关键，那就是贾蓉的媳妇秦可卿，这位神秘人物是破解《红楼梦》秘密的总钥匙，在她身上，隐藏着《红楼梦》的巨大秘密，我对《红楼梦》的揭秘，就从探究秦可卿这个人物开始。

关于秦可卿，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秦可卿在贾氏宗族当中处于什么位置？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描绘了一个贵为国公的大家族贾府。书中交代，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两个兄弟，都为当朝的皇帝所宠，封官加爵，地位显赫，称为国公，老大宁国公，老二荣国公。两个兄弟分别娶妻生子，延续血脉，虽然故事开始时两兄弟都已去世，但其爵位由子孙继承，贾氏家族依然一副贵族气派。而就在这个家族显赫声名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那么这一危机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从这个

危机入手来研究秦可卿呢？

我们知道贾氏宗族的长房是宁国府，次房才是荣国府。可是因为《红楼梦》主要写的是荣国府的故事，虽然也写到宁国府和其他地方，但是故事发生的主要空间是荣国府，所以我们要梳理贾家的宗族情况的话，可以先来梳理荣国府。这个荣国府是怎么回事？这个荣国公他生了几个儿子，究竟生了几个，书里没有交代，但是他的长子叫做贾代善。大家知道《红楼梦》一个固有的艺术手法就是谐音，“假语村言”就是谐音，就是他把真的隐去了，用一个艺术虚构的东西来表达这个真实的存在，但是又做了很多掩饰，所以叫假语村言。那么“贾氏”就是假设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他的荣国公这一支，荣国公死了以后，长子就叫贾代善，贾代善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贾赦，第二个儿子叫贾政，这两个儿子也都很争气，继续生儿子，所以荣国公这一支的血缘就往下延续了。书上写到贾赦有两个儿子，关于贾赦两个儿子，书里面说，贾赦的长子叫贾琏(liǎn第三声读作脸)，底下有人在笑，不是贾琏(lián第二声读作连)吗？你把他叫做贾琏(读第二声)我也不反对，但是如果你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玉”字边一个“连起来”的“连”，这个字只有一个读音读做琏(第三声)，是古代的一种祭器，主要是在祭祀的时候装黏米和小米的。那么书里交代，贾琏是老大，是长子，可是在书里面描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叫他琏二爷，贾赦的长子怎么会叫二爷呢？这个问题放在后面我给你破解。那么还有没有儿子呢？还有一个儿子，叫贾琮。现在有人在笑，可能觉得其实琏二爷这个称谓很好解释，贾琮是他哥哥不就完了吗？可是不对，书里面贾琮是有出场的，有一次贾宝玉奉贾母之命，到贾赦和邢夫人住的宅院探视贾赦，探视完以后邢夫人就把他留下来了，然后就描写到贾琮出场了，他出场以后是怎么个情况呢？邢夫人很不喜欢他，一看到他就说，哪跑出个活猴来了，你奶妈都死绝了，把你弄得黑眉乌嘴的，说奶妈子也不好好收拾收拾你，哪像一个大家子念书的孩子。可见贾琮年龄还小，长得也不怎么样，也不爱卫生，是一个很

猥琐的形象。他应该和书里面写到的贾环、贾兰年龄差不多,所以他不可能是贾琏的哥哥,他只能是贾琏的弟弟。

贾政生育能力比较强,挺争气的,为荣国公这一支往下传血脉贡献比较大。他首先生了一个大儿子叫贾珠,贾珠在《红楼梦》故事开始以后虽然已经死掉了,在《红楼梦》里看不到他的故事了,但是贾珠不是夭折,他是长大成人了,娶了媳妇了,而且给贾政生了一个孙子贾兰,然后他才死去的。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贾政的另外一个儿子贾宝玉,这是我们《红楼梦》一书的大主角。贾宝玉还有一个弟弟就是贾环,是贾政的小老婆赵姨娘生的。所以你看,荣国府的男丁状况比较让人乐观。

现在我们再来说宁国府,其实应该先说宁国府,我再提醒大家,宁国府是高于荣国府的。宁国公他是哥哥,那么这一房这个宁国公死了以后就把他的爵位传给了他的儿子贾代化,宁国公这一支到了这个贾代化以下,情况就不太妙了。怎么不妙呢?贾代化倒是生了两个儿子,但是书里面写得很清楚,第一个儿子贾敷没长大成人,八九岁就死掉了,他跟贾珠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在家族血统继承上没起任何作用,所以这个人物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实际上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贾敬,这个贾敬又很古怪,他后来不愿意住在宁国府里面,也不愿意回原籍,就跑到都城外面道观里面和道士胡麝,在那儿炼丹,这是贾敬。贾敬倒也还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贾珍,但是这个就很孤单了,贾珍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贾蓉,所以在宁国府就形成了一个三世单传的局面。什么叫三世单传呢?年纪大一点的中国人都懂,这在一个宗族的血脉延续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三代都只有一个男丁,这往下传就很困难,万一最后这个男丁没有生育能力或者非正常死亡,或者正常病死了,他的媳妇都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孩子来,这就叫做绝户,这一支的血脉就终结了。大家知道在封建社会,不但一般的贵族家庭很重视血脉的延续,就是一般的人家,包括穷人家,也很重视自己宗族血脉的延续。那么,宁国公和荣国公他们两兄弟都要

把他们的血脉延续下去,这个在封建社会是一件天大的事。宁国公、荣国公,虽然封了国公,他们也要重视他们子孙血脉的延续。他们和一般的家庭还不一样,他们是有爵位的,延续的不光是血统,还有社会地位和财富,所以血脉延续对两府来说是天大的事。因此宁国府面临一个血缘继承的危机,跟荣国府比危机感就更深重。

我说这个干吗呢?有人说你不是要研究秦可卿吗?我就是要说到这儿跟你一块儿讨论,在封建社会那么重视血缘继承的封建大家庭里面,宁国府已经到了三代单传的状况了,那么最后终端的男丁就是贾蓉娶媳妇,能随随便便吗?能随便娶一个媳妇吗?有人会问:那怎么不可能呢,人家那是小说,人家曹雪芹就乐意这么写,就写这个贾氏宗族不重视娶媳妇,什么血统都不论,不但穷人的女儿可以娶,不知道父母是谁的弃婴也可以娶。但如果曹雪芹真是要这么写的话,他就不应该只体现在一个媳妇上,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书里面所写到的贾氏宗族娶媳妇的情况。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虽然故意说,自己所写的不知是哪朝哪代的事,但根据他写的内容,经不少前辈红学家推断,《红楼梦》所反映的是清朝康、雍、乾三朝的故事。在清朝,皇帝对有功的大臣要颁赐爵位,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封爵,功臣被封后,他的子孙可以世代袭爵,爵位不变;第二种封爵,他的子孙虽然也可以世代袭爵,但是其爵位却会递降。《红楼梦》里的宁荣两府都属于封爵的第二种情况,子孙的爵位递降一格,虽然如此,贾府在当时整个社会上也具有了不起的地位。这么一个开国功臣的大家族,能在娶媳妇的问题上马虎吗?他们所娶的媳妇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这与秦可卿这个人物又有什么联系呢?

宁国公和荣国公娶的什么媳妇,书里面没有交代,但是对贾代化和贾代善娶媳妇的情况有所交代。荣国府的荣国公,他死了以后就把他的贵族爵位传给了他的长子,就是贾代善,贾代善娶的是谁呢?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那么在第四回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情

节,就是贾雨村他后来补了官,补了一个应天府,他审案子,审人命案,审理当中旁边一个门子递眼色,他觉得很奇怪,就停止审判,把门子叫到密室里面去询问,这个门子就说,你要想把官做得牢靠的话,你得有护官符,所以贾雨村就恍然大悟。护官符怎么写的?后来书上就透露了护官符上的头四户,头四个家族,就是金陵地区的四大家族。居首位的就是贾氏,“贾不贾,白玉为堂金做马”,豪富不豪富?这样一个家族给自己的青年公子娶媳妇,毫不含糊,得找门当户对的,找的史家的小姐。史家就是四大家族的第二家族,叫“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多大的气派。贾家要娶媳妇,首先考虑的还不是一般的富贵家庭,考虑的是史家,果然贾代善就娶了史家的一位小姐,做了自己的媳妇,这就是书里面出现的贾母。她做小姐的时代,书里面没有写,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她的同辈人基本都死光了,在宁荣两府老辈的只剩下她一个了,因为她姓史,所以有时候书里面叫她史太君。史家的小姐嫁给贾家为妻,重不重视血统啊,非常重视。这个门子跟贾雨村讲这个事的时候跟他说了,说这四家这四大家族皆联络有亲,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结成联盟,是一损皆损、一荣俱荣的关系,互相扶持遮饰,俱有照应。那么他们在婚配上也必然互相作为首选。

我这么说绝不牵强。你再看曹雪芹的描写,贾政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媳妇呢?不讲究血统,街上找一个妇女,育婴堂去要一个?绝对不是,娶的是王夫人,王家的女儿,在四大家族里面王家非同小可,当地的顺口溜说,“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龙王爷有事都得求他们家,你说是什么样的家庭?这个王家不得了。王夫人她是王家小姐,嫁给了贾政,她的妹妹嫁给了谁呢?嫁给了薛家,薛家就是四大家族的第四家族。顺口溜怎么说的呢?“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富有到没道理的地步,富有得不堪,珍珠都成了泥土了,什么样的家庭?就是王家的女儿不往别人家乱嫁的。王家还有一个成员也嫁到贾家了,就是王熙凤,她是王夫人和薛姨妈的内侄女。

王熙凤父亲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是王家的一个成员,也是很富有的。四大家族是互相婚配的,娶媳妇绝不能随便,而且首先考虑四大家族里面有没有合适的。当然也可能凑巧四大家族一时都没有合适的,因为可能年龄段上没有那么一个小姐,或者有小姐已经许给别的家了,那么就再考虑别人家,所以我们就在贾府里面发现了另外一个媳妇,她不属于四大家族,但是也非同小可,这就是贾珠的媳妇李纨。李纨什么出身呢?书里面交代非常清楚,父亲叫李守中。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呢?李守中曾经当过国子监祭酒,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也是一个诗礼大家,李纨出自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你看荣国府娶的媳妇,哪一个是孬的呀,都是所谓根基家业非常经得起推敲的。

荣国府里唯一一个弱一点的媳妇可能是邢夫人,有的读者说邢夫人好像差一点,邢夫人是差一点。首先“邢”姓不属于四大家族,书里没有具体介绍邢夫人的家庭背景,不像介绍李纨那样介绍了一下,而且我们从书里面的描写模模糊糊感觉到,邢夫人这个人有点病态人格,这个人心眼褊狭,有毛病,特别吝啬,光知道敛财。不过总的来说,邢夫人很显然也是一个知根知底的富贵人家的女性,也不是非常差的,只是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媳妇比起来,根基家业稍微差一些、逊色一些,这可能跟邢夫人本身是填房有关系。这点你注意到了吗?邢夫人不是贾赦的原配,贾琏、贾琮,包括迎春都不是她生的,书里面后来是有透露的。有一次贾母发狠心查赌,查出在大观园里聚赌的头子,有一个是迎春的奶妈。这当然令迎春很没脸面,迎春本来并不是荣国府里的,她是因为贾母喜欢女孩子,才跟惜春一样,从荣国府外面给接进来养在一起的。惜春呢,是贾珍的妹妹,来自于宁国府;迎春呢,她是贾赦的女儿,书里写得很清楚,贾赦和邢夫人住在跟荣国府隔开的那么一个黑油大门的院落里,她是从那个院落里给接到荣国府来住的,大观园盖好以后,她也住了进去。她的奶妈出事以后,邢夫人去数落她,其中有几句话,你注意到了吗?邢夫人明确地说:“况且你又不是我养的。”还说,“倒是我一生无儿无女的,一生

干净,也不能惹人笑话议论为高。”可见她是贾赦的填房,贾府的爷们娶续弦妻子的时候,可能就比较难找到非常有权势的家庭的小姐了。所以邢夫人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稍微差了一点,但也不是很差。这是荣国府娶媳妇的情况。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长房宁国府。宁国府宁国公娶的谁不清楚,没交代,那么贾代化娶的谁呢?模模糊糊知道,好像也是一个史家的小姐。到了贾敬就不知道娶的是谁了,贾珍我们知道,他的媳妇是尤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红楼梦》里面她的戏挺多的,看得出来,她还是一个懂得大家规范的富家子女,富家的女儿。当然尤氏的家庭,娘家的家庭,从小说后面的描写看,好像不太好了,尤氏的父亲可能是死了老婆了,续弦时不知道怎么就娶了一个寡妇;寡妇带了两个女儿,在过去的社会叫拖油瓶,带来两个跟别的男人生的女孩子嫁到他们家,成为尤氏的继母。小说后面就把她叫做尤老娘,小说写到那儿的时候她的年龄已经大了,她带来的两个女儿都长大了,一个是尤二姐,一个就是尤三姐。尤二姐和尤三姐和尤氏既不同父也不同母,她们只是名分上的姐妹罢了。可见尤氏的家庭背景到后来似乎也不太好,不过这也不妨碍我们去估计,尤氏是一个很不错的家庭的一个小姐,嫁到贾家来。但是之所以她比王熙凤,比这些人家业根基差一点,也因为她是填房,她的情况跟邢夫人类似。有人会说:不是她有贾蓉吗,贾蓉不是她儿子吗?她是贾蓉的继母,她不是贾蓉的生母。何以见得呢?“酸凤姐大闹宁国府”这一节,不知道你读得仔细不仔细,因为贾琏偷娶了尤二姐,王熙凤就杀到宁国府,撒泼,大哭大闹,先跟尤氏闹,然后又跟贾蓉闹,骂贾蓉,她在骂贾蓉的话里面有一句,就是“你死了的娘的阴灵也饶不了你”。可见贾蓉的娘已经死掉了,是地狱里的阴灵,可见贾蓉不是尤氏生的,是贾珍的前妻生的,所以尤氏是填房。刚才说过,填房就不能要求太高,尤氏可能是很不错的家庭的小姐,但是就不是四大家族了。

那么根据整个的这些描写,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就是

贾氏宗族在为贾蓉选择媳妇的时候能够不重视吗？即便四大家族里面找不到合适的，类似李纨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能不能找一个，如果这样也找不到的话，起码可以以贾赦的填房和他自己的继母为坐标系，找一个过得去的，血缘很清楚，家境也还过得去，身份也还可以的这样一个女子吧。但是我们却发现，最后对秦可卿出身的交代，满不是这么回事，竟把秦可卿设计成为一个从养生堂抱来的弃婴。说到这儿，马上又有红迷朋友要跟我讨论了。说哎呀，你啰唆说了这么半天干吗呀，人家是小说，是不是啊，小说可以想象，可以虚构，他就愣这么写。是不是？你干吗这么寻根究底，没完没了啊？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象，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

秦可卿的寒微出身，显然与贾府这个百年大族的地位极不匹配，她成了贾府众多媳妇中的一个例外，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这么写？鲁迅、胡适等前辈大师，都肯定《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叙性和自传性的作品，我是信服这个判断的，我越细读，就越相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曹雪芹就是把这些原型，塑造为他小说中的人物。当然这里面加入了想象和虚构，或者人物与事件有所合并，有所拆分，有所挪移，有所变形，但总的来说，《红楼梦》里的许多人物，和曹雪芹自己家族的某些人物惊人地相似，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格外注意吗？我可以拿出很多证据证明，《红楼梦》是一个写实的作品，是带有自叙色彩的作品，是一个写人物从原型出发的作品。那么我们来一步步来讨论。首先我们看曹雪芹自己怎么说的，你看第一回，我只举几个短短的句子，比如他说“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又说“一一细考较去”，他是从他生命体验当中，选取他接触过的相处过的女子来写的。又说，“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他自己说他是亲睹

亲闻。他宣称，“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摄迹，不敢稍加穿凿。”也许你还是要跟我讨论，作者故意要这么说，他打马虎眼，明明是完全虚构的，完全没有生活依据的，他偏要这么说，那倒也可能。那我们就再进一步讨论，他的合作者脂砚斋，为什么在批语里面一再地告诉读者，实有其人，实有其事，重要人物都有原型。简单来说贾宝玉的原型就应该是曹雪芹自己，带有自叙性，但是我们以后还会涉及到这个话题，还会展开来分析，现在在这儿，我就先不展开分析贾宝玉的原型，先分析贾母的原型。

贾母是有原型的，何以见得呢？大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曹寅的妻子姓李是李氏，是李煦的妹妹。李煦是谁呢？曹寅当江宁织造的时候，李煦当的是苏州织造，两人是江南金陵地区的两大织造。而且康熙皇帝很宠爱他们，还经常让他们两个轮流分管当地的盐政，有时候一块儿管，有时候分开管，轮值管；并且康熙让他们两个当特务，除了他们本职工作以外，还要他们密报很多当地的情况，特别是明代的遗民有什么动向，当地的民间对朝廷有什么议论等等。他们关系很密切。曹寅的妻子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那么在小说里面，我们就发现贾母这个角色，作者把她的真实姓氏李氏，化为姓史了，说明是经过艺术加工了。那么为什么说贾母的原型是李氏？例子很多，我不一一举，我只举几个。

大家知道，在荣国府过春节的时候，闹元宵的时候，贾母这个人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她不但很会吃、很会穿，她也很会看戏，很会欣赏文艺。家里请了说书人来说书，她说你们都根本不行，她就破除陈腐旧套，给他们讲书应该怎么说，又给她们讲起当年她家里怎么演戏。她说当时我们家里唱戏有弹琴的场面，不来虚的。因为中国戏曲是大写意，虚拟的，弹琴比画几下，表示弹琴就行了，她说我们不是，我们家演戏是真琴上台，真的琴师上台，她就举例子，有时候凑起来演几个折子戏，都跟弹琴有关。她说了一个《西厢记》的《听琴》，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剧本，《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作品，在明清非常流